 DOI: https://doi.org/10.12345/cai.v3i5.17995

Self-construction in Female Adversity — Mirror Image under the Domain Analysis of Yang Zhen *Sexless God*

Ranqi Jia

Tibet University, Lhasa, Xizang, 850000, China

Abstract

Sexless God is the first full-length masterpiece of Tibetan female writer Yang Zhen, which shows the life prospect of old Xizang, the life of old Xizang nobles, the suffering of slaves, and the beliefs and customs of people in Xizang people. Yang Zhen vividly and deeply portrays the process of self construction of Yangjizhuoma in adversity through the changes in the space in which the protagonist resides. The "mirror stage" theory of French psychoanalyst Jacques Lacan suggests that the mirror stage in infants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of self-identity recognition, in which infants mistake their own mirror image for themselves. This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subject, self reflection, and self verification. The mirror stag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individual growth, always accompanied by individual growth and decline.

Keywords

Sexless God; Lacan's mirror theory; female subject construction

女性逆境中的自我建构——镜像视域下浅析央珍《无性别的神》

贾然棋

西藏大学，中国·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

《无性别的神》是藏族女作家央珍的第一部长篇力作，展现了旧西藏的生活图景，西藏旧贵族的生活，奴隶的苦难，以及西藏人民的信仰和习俗。央珍通过主人公所处空间的变化，具体而深入地刻画了央吉卓玛在逆境中自我建构的过程。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镜像阶段"理论认为婴儿的镜像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自我身份识别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婴儿将自身镜像误认为自我。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主体、自我映像、自我验证。镜像阶段是个体成长的起点，始终伴随个体的成长和消亡。

关键词

《无性别的神》；拉康镜像理论；女性主体建构

1 引言

《无性别的神》是藏族青年女作家央珍的第一部长篇力作，被评论界赞誉为西藏版的《红楼梦》。这部小说以德康庄园的二小姐央吉卓玛的视角出发，通过央吉卓玛孩童的眼睛和善良的心灵，以及她独特的命运、家庭生活的经历和她的人生轨迹为线索。从一个侧面再现了西藏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

镜像理论属于精神分析学里的重要理论，是拉康理论的核心思想，他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结合起来，使无意识理论从弗洛伊德的医学精神病学领域真正进入到人文社科领域。拉康提出了自己的心智模型：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拉康认为，个人最本原的状态，乃是生命之初与母体连结紧密、类似某种粘乎乎的团儿的婴儿时期，婴儿诞生之初，并没有相对坚定的"自我意识"，不能分辨"自我"与"他者"。它只为需要（need）驱动，不存在什么缺乏、丧失，脱离了一切语言符号的秩序，这个自然阶段被称之为真实界（The Real）。随着婴儿的成长，它逐渐产生了不同于需要的要求（demand），并开始对自己与环境做出区分，它欲求的对象如奶嘴、奶瓶等与环境中的其他东西开始成为婴儿的"他者"。他者的出现使得婴儿意识到自己与环境的

【基金项目】2023 年度西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跨文化视域下的女性形象对比研究——以《无性别的神》与《飘》为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202310694007）。

【作者简介】贾然棋（2003–），女，中国山东临沂人，本科，从事藏语言文学研究。

不同。

人类在成长过程中，自我意识的形成要等到婴儿期镜子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儿会注视镜子中的人像，然后再看看身边的真实存在的人，从而将自身与环境融为一体。镜子中的影像让婴儿首次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他们通过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到镜子里，从而理解了“我”的概念。这种对“我”的认知，或者说对主体的构建，从一开始就指向了一个虚拟的方向。标志着人类开始对自己的认知从现实世界转向了内心世界。与列维施特劳提出的“社会结构对人决定性的作用”观点相近。拉康的镜像理论解释了个人从“本我”到“自我”蜕变的过程，为研究女性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因此，论文从拉康镜像理论的三个阶段进行解读，分析女主人公央吉卓玛在个人情感逆境和社会环境逆境中的经历，解读央吉卓玛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不同阶段以及各阶段所采取的相对应策略。

2 镜像之初——“虚伪”的自我

拉康把婴儿出世的前 6 个月是“前镜像时期”，认为这时候的婴儿是一个“未分化的”“非主体的”自然存在，处在这一阶段的婴儿对自己只有支离破碎的身体经验，对自我只有想象性存在，本我与他者混淆。其中“镜”是能够反映个体的形象参照物的一种隐喻，它可以指水、母亲或他人的目等 [1]。

小说开篇即指出央吉卓玛不受欢迎的身份——一个“不吉利的人”，包括她母亲在内的全家族人都认为央吉卓玛是个不祥之人，认为是她的出生导致了的哥哥和父亲的离世，对她冷眼相待。央吉卓玛的母亲虽然出身于贵族之家，但却是一个“命苦的人”儿子与丈夫相继离她而去，为遵守当时西藏的农奴制度规定，贵族爵位和财产只有男性才能继承，她为保全德康庄园与自己的贵族身份，入赘新老爷在不久后又生下儿子。西藏旧贵族的传统价值观念已深深植入央吉卓玛的母亲的心中，她否定了自己身为女性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主动依附于男权社会，给央吉卓玛树立了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念，对央吉卓玛的管教更倾向于把她培养成一个跟她一样“贤良淑德”的贵族小姐。当她得知央吉卓玛不会识字后马上送她去县上念私塾，并说：“这不行，你应该识字，不识字的话，就不是贵族小姐。”把一个心目中完美的贵族小姐的镜像强加给她，对央吉卓玛最多的训诫则是“听话，像一个小姐那样”。在央吉卓玛即将启程去上私塾时，与她告别并说：“你要好好听教书先生和大人的话，千万别再淘气，言谈举止一定要像个拉萨来的大小姐，要不然别人就会笑话德康家族的人。”[2]

奶妈巴桑是从小伺候二小姐央吉卓玛的仆人，与央吉卓玛亲密无间，她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母亲与央吉卓玛关系的重演。巴桑作为央吉卓玛的奶妈，在央吉卓玛从小寄人篱下，尝尽了人情冷暖时，是奶妈巴桑给予了她亲人般的关怀和照料，保护小姐央吉卓玛幼小敏感的心灵。但巴桑作为德康庄园的一名老仆人，她无力反叛贵族特权，早早就学会遵从社会的生存法则，深知自己作为奴隶的身份，并自始至终地忠诚于德康庄园。她默许自家二小姐“不详”的身份，并管教她：“您一从太太肚子里出来，去世的老爷的四品官位就丢了，从此德康府运气一直下降，您一定要顺顺从从，乖乖巧巧，要得到府里所有人的喜欢才是。”[2] 拉康的镜像理论中镜像的实质是其能动性、先行性和侵凌性。能动性、先行性和侵凌性是一脉相承的。按周小仪所说：“拉康的基本观点是，自我之外的人、事物对主体具有能动的构成作用。”能动性接着便导出先行性，“拉康的先行性，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不是我的他物事先强占了我的位置，使我无意识地认同于他，并将这个他物作为自己的真再加以认同。”这种先行性又直接导致了“侵凌性”，“即是从人的镜像和他人的表情、行为接受的一种非我的强制（或者叫‘侵凌性’）投射。”[3] 央吉卓玛把德康庄园视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因为从小没有得到母亲的关爱，父亲早早去世，自己“不吉利的人”的身份受到家族人的冷眼相待，央吉卓玛非常渴望亲情和别人的尊敬。镜像初期，央吉卓玛的主体相当于零的存在，依附于母亲与庄园其他人的价值观。可以看出原生环境的对央吉卓玛的侵凌不仅让她的自我处于虚空并且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人的价值观，而且她甚至甘于忍受这一切，接受这个镜像。从而构成了一种“虚伪”的自我。央吉卓玛为了寻求他人的认同，主动迎合这个镜像。央吉卓玛把母亲眼中完美的贵族小姐的形象，把他人眼中“不吉利的人”的身份误认为是真正的自我，在错误认知中建构想象界。

3 镜像之中——觉醒的“自我”

婴儿成长的第 6~8 个月被称为镜像阶段，镜像阶段将永久性地伴随主体的成长和消亡，不仅仅局限于婴儿时期。在这期间，随着婴儿在镜子面前肢体动作的增加，“镜像”成为个体形象的一种参照体。婴儿开始将镜像与自身联系起来，看到了自己的统一的镜像，于是将这镜中的图景认为是自己。拉康将这个过程称为“一次同化”，女性将他者塑造出的镜像误认为是真正的自己。他者塑造出的镜像贯穿人的一生，作为生活中的第三方，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如亲人的要求、社会的注视、自我意识的反叛等。也就是说，他者的存在决定了自我的意识“他者”是镜像的核心。

社会观念冷酷无情的压迫以及女性自身反抗意识的缺失让一代又一代的女性默然地活在被男人遮蔽的阴影中，央吉卓玛本也会这样，但一次偶然事件让她成为与众不同的那一个。为了防止冰雹对庄稼带去的侵害，帕鲁庄园请来了咒师作法以保佑庄稼丰收。这一幕恰恰被央吉卓玛看到。看到咒师施法时抽动的表情，善良的央吉卓玛抢过正在作法的咒师的法袋，试图帮助他继续施法。这一善意的行为却直接导致了法式的失败，受到了来自咒师与庄主的指责。但这指责

最主要的并不来源于她破坏法式这一行为的本身，而是对她的生理性别充满了歧视。“您是女人，女人怎么可以看法式，摸法袋呢？”“女人不能摸，因为是女人。男人可以摸，因为是男人。”[2] 除此之外，法袋里装的东西也充满了歧视意味。咒师神秘地告诉央吉卓玛法袋里都是妇道人家的东西，因为女人就是罪恶，女人的东西也都是丑恶的。这些观点虽然出自咒师一人的口中，但它体现的却是所有旧社会藏族人心中根深蒂固地对女性的歧视与偏见。庄主对央吉卓玛施以惩罚，不谙世事的央吉卓玛对此感到委屈，生出“我不要当大家小姐，我想当厨子”这种反叛的想法。想要逃离庄园阶级分明的生活。

在西贝庄园时，拉姆成为央吉卓玛的使唤丫头，仆佣拉姆备受蹂躏的遭遇让她内心充满同情。拉姆讲起少爷让她和男仆对打，打赢了可以获得赏酒赏肉，打输了就要喝下一大碗辣椒汁。央吉卓玛疑问拉姆与其他高大的男仆对打岂不是每次都输，拉姆摇摇头说：“咱赢过。”接着又低下头闷声闷气地又说：“咱一赢，少爷就耍赖，说咱肯定是公牦牛，不是人，让那些和咱斗角的人把咱压到地上，让他们看咱到底是公是母……”在藏历新年这个热闹的日子，拉姆因为寒冷和困倦，便靠在温暖的火炉旁睡着没能及时给喝醉的少爷上茶，恼怒的少爷就抓起火铲把火炉中的牛粪火一股脑地倒入了她的脖子，这给央吉卓玛以极大的刺激：“从此，一股刺鼻呛人的焦臭味伴随着拉姆痛苦地扭曲僵躺在污水中的形象，一直留在央吉卓玛的记忆中。”[2] 央吉卓玛深切地感知到了奴隶的命如同草芥一般，尤其是女奴隶，生存环境更是艰难。在庄园里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是老爷太太和少爷小姐们，紧随其后的是贴身仆人强壮的男仆，最后才是无数个像拉姆般可怜，可以任由庄园里所有人欺凌的女仆们。央吉卓玛不禁想起自己那时的命运，如果自己不是贵族小姐，而是一个女奴隶，是否会被这吃人的阶级制度残食得连骨头都不剩。在西藏的奴隶制社会和父权制大环境的双重压迫下，她意识到自己受人尊敬的小姐身份只是由血统所决定的。

当与家人分别多年的央吉卓玛再次回到拉萨的家中时，迎接她的不是家人温暖的关怀，而是母亲的嫌弃，说女儿吃饭像田里做活的农人，说话也像个街头的乞丐，完全缺乏教养。她好像是突然闯进这个家来到他们身边的异禽怪兽。央吉卓玛渴望母亲的关爱，却从未真正得到过。在庄园生活的日子让本就习惯无拘无束的央吉卓玛感到无所适从。央吉卓玛见到了关押在府上的隆康老爷，在他口中得知了父亲的身世，父亲早年被政府选中派往英国留学，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来后，一心要报效家乡，可笑的是，当他探测到一处金矿准备挖掘时，当地的寺院以会触怒地神为理由使央吉卓玛的父亲不得不停止工作。此后父亲受到政府官员的排挤，自己报效国家的心愿不得偿，染上鸦片郁郁而终，可见旧西藏官员的愚昧无知。虽然央吉卓玛从小缺少父爱，但正是父亲角色的缺失，才有了后来央吉卓玛对抗父权社会反叛的精神。母亲在得知她并不会读书写字，碍于面子便把央吉卓玛送到德康庄园的私塾求学。在私塾里，虽然十多个学生里面只有她一个是女生，还有许多满身打满补丁的贫家孩子，但是教书先生却对他们一视同仁，无贵贱之分。很快央吉卓玛和大家熟悉起来。先生教导她：“知识和善心要一点一滴培养，劳动可以理解他人的辛劳。”于是央吉卓玛放宽眼界，不再把受人尊重想得到他人关爱的欲求禁锢在家人身边。主动把自我为中心的目光转移到他者和外部象征界上，改变固化的认知结构。在私塾里央吉卓玛终于体会到了不受歧视、受人尊重的愉悦，感到了淳朴的快乐。开始忘记自己贵族小姐的身份，她的灵魂找到了归属。正当央吉卓玛沉浸在灵魂安宁的愉悦时，母亲却执意安排央吉卓玛回拉萨，这让她感到委屈。在回拉萨途中朝拜圣湖的时候，她再次问自己：“这世上有神灵有佛国吗？命运到底是什么呢？自己真的是个不吉利的人吗？为什么神灵不保佑我，让我成为一个吉利的人呢？”她对自己的命运发出了追问，不再盲目地相信自己是个不吉利的人。根据拉康镜像理论，“自我的构成离不开对另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女性通过认可社会中的他者，来支撑自己虚构一个虚假的自我”[4]。央吉卓玛在帕鲁庄园和贝西庄园的生活经历在她确立自身主体建构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作为提供给央吉卓玛主体构建连续同一性的“他者”，帕鲁庄园贝西庄园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尤其在央吉卓玛在德康庄园的私塾过了一段自由被认同的生活后，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一个能够平等自由的环境。央吉卓玛的自我主体构建更需要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进而完成对未来自我命运的营救。

当时的央吉卓玛因为将吸魂袋拿回家犯了大错，被发怒的母亲锁进了仓房。她透过门缝看到，吉尊先生来到德康庄园时，家中的所有人都双手合十胸前，安静地等候在下马石旁边。吉尊先生在母亲极其恭敬的搀扶之下离开下马石，并且轻轻几句话就让母亲解除了对央吉卓玛的禁闭。在她离开的时候，母亲还极其恭敬地向她磕头。如果说母亲是这个家中最有身份的人，那她的这些举动无疑证明了吉尊先生地位的无上尊贵。僧人享有的极高地位与话语权让央吉卓玛吃惊不已。宗教让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获得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这无疑是女性寻求平等的一条途径。这次的偶然遇见，让央吉卓玛对吉尊先生充满了崇敬与仰慕。“让人尊重自己，让他人以平等之心甚至仰望之情看待自己，是央吉内心升腾的最大愿望” 她将成为像吉尊先生这样受人尊敬的圣人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将投向宗教视为女性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最佳途径，并期待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来证明这一想法。

回到拉萨后的央吉卓玛被母亲和姑太太打着为她安排一生的由头，以使央吉卓玛摆脱尘世间的轮回之苦，最终得到幸福而送入佛门，在寺院中，央吉卓玛感受到了心灵的平静，师傅的关爱使她的内心充满幸福：“看来我真是个有福

分的人，原来居然到了这么美妙的净地。”[2] 但就在这个神圣笼罩的寺庙，身为尼姑的格桑梅朵却因为她铁匠女儿的身份受到师傅的歧视经常挨骂，到最后因为没有饱饭吃被迫吃野石榴而得病。央吉卓玛不明白，都是尼姑，都是佛教徒，为什么不一样呢？由此可见央吉卓玛原生环境对她影响深刻，在镜像中期央吉卓玛虽然能清楚地但原生环境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未消失，从前身为贵族小姐没有体会过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社会处境，从小就被寄养在庄园，在没有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之前，央吉卓玛生活在一个由他人价值观构成的“乌托邦”里。贵族小姐的身份对央吉卓玛来说是幸运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央吉卓玛受过教育，未曾因为生计发愁，不幸的是她没有机会像她的父亲一样，英国留学归来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对于整个觉醒的过程，其实也是央吉卓玛对所处社会祛魅的过程。但对于女性的整个主体塑造来说，家人对女性精神独立的教育比拥有物质上的富足更为重要。

但当最终知道母亲送自己进入佛门的原因只是因为不愿置办嫁妆，从而给家里省下一笔钱时，让央吉卓玛感到心痛，从小渴望亲情而不得的她再一次体会到了被抛弃、被愚弄的悲凉。央吉卓玛在亲眼见证了这个社会中主仆之间、仆人之间、男女之间、贵族之间以及僧俗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后，从此，央吉卓玛开始怀疑所有的一切，不再相信别人，在他者的凝视下产生了自我反叛的意识，不再把宗教视为自己实现平等愿望的依托，不再任由他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央吉卓玛打破幻想后的真相是残酷的，本为了自由而步入佛门，但步入佛门却是被裹挟着做出的最不自由的选择。本为了获得他人的尊重，却受到所有人的隐瞒与诓骗。圣人的光辉在亲人的算计中化为一缕炊烟，宗教信仰的纯净神圣被世俗的欲望玷污，浩荡的人生浪潮中，醒悟这一切的央吉卓玛又成为一叶孤舟。

4 镜像之末——“自我的确立”

主体真正的形成还有待于“二次同化”，也就是从想象界到象征界，这个时期也被称作“狄普斯情节阶段”。实质上就是幼儿通过意识到自己、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接受了社会文化结构和象征结构。央吉卓玛经历过痛苦，绝望后终于觉醒，这也正是女性通过自身找回自我的过程。在男性主导话语权和阶级分明的社会，作为女性要成长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必须经历精神乃至肉体上的磨难，但她们独立自主的个性和积极对外探索的精神却无法被泯灭。

解放军进藏时，西藏旧贵族们害怕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受到威胁，便四处散播谣言说解放军是怪物，会带来不祥。央吉卓玛并没有听信谣言，反而回到拉萨，想亲眼见识“红汉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当央吉卓玛亲眼看见穿着黄衣黄裤的解放军时，发现他们和自己长得并无差别，谣言便不攻自破。当看见解放军队伍里有女医生，尤其是在她发现男女官兵们说话平等随意，干活也不分高低贵贱，男人也可以织毛线，可以为女人斟茶水时，央吉卓玛第一次在生活中发现了佛经上所说的众生平等。她感知到这里的一切都超出了自己认知的范围，在这里她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名为“女性”的字眼不再成为束缚央吉卓玛的枷锁。央吉卓玛再一次看见拉姆时，心中对跟随解放军的想法更加强烈，曾经被贵族少爷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拉姆，现在成了一个小女兵，穿上黄军装的她眼睛充满亮光，脸上挂满笑容，她即将前往人人都平等、没有压迫也没有剥削的内地读书。央吉卓玛曾经想要帮助解救的拉姆如今在精神上与肉体上已经变得焕然一新，而这一切转变都源于解放军的帮助。女性在此不用竭尽办法去争取平等自由，因为这本是女性一出生便被赋予的权利。女性的身份从不是血缘决定的，女人并不是从出生就是女人，而依赖于环境文化的建构，是后天形成的。透过眼前小小的军营，央吉卓玛对遥远陌生的内地充满了想象与憧憬。师父的教诲时常萦绕耳旁：“宗教不是对真理的陈述，而是通往真理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要靠自己去寻找。”[2] 因此这次央吉卓玛再次鼓起勇气离开了家乡，前往寻找心目中渴望已久的幸福与平等。

5 结语

镜像初期的央吉卓玛盲目地生活在他人强加给她的“镜像”中，镜像中期央吉卓玛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与他者接触，痛苦地开始自己的觉醒之路，镜像末期的央吉卓玛能清晰地分辨他人和自我，坚持自我建构并最终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正如《无性别的神》中所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灵魂，但是，什么是彻悟，什么是自我存在的本质，只能由自己去实践。何为无性别的神？首先，央珍所指的神并不是藏族传统意义上的神。表面意思是指文中男女穿着一样，无性别阶级之分的解放军。深层意思是指央珍卓玛早期虽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饱受歧视，但在这种环境下她依然有宝贵的探索精神和能怀疑一切的勇气，通过打破镜像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救赎，最终跟随解放军逃离了西藏旧贵族社会对女性性别的压迫和男性话语权主导的社会，通往了无性别压迫，无性别特权的“神域”。拉康的镜像理论是女性自我建构的起点，也是建构的终点。镜像伴随人的一生，每个主体都会在成长的过程中被他者影响，只有对外在的“他者”有一定的认识并勇敢地破除幻象，拥有完整独立的主体思想，才能拥有自己的主体地位，进而迸发出女性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惠芳,师建华.记忆错位与不伦之恋——《洛丽塔》的拉康式解读[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1):96-98.

[2] 央珍.无性别的神[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3] 李俊宇.从拉康的镜像理论看《紫色》中的身份认同[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8):86-87.

[4] 李四菊,谷野平.女性逆境中自我建构研究——从镜像理论视角解读毛姆《面纱》[J].大连大学学报,2021,42(4):36-39.